

尊敬的諸位法師、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元宵節快樂，阿彌陀佛！今天是我們傳統元宵節，也是小過年。今天報紙也登了，六十二年一次的元宵節月亮最大，是晚上十一點五十三分。我看到外面天空一片烏雲，能不能看到月亮也不知道，可能要找地方了。元宵節在我們中國傳統就是屬於上元。一年分三元，上元就是正月十五，天官賜福；中元是七月十五，地官赦罪；下元是十月十五，水官解厄，傳統道教有這三元，三官大帝，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今天是天官賜福。

這節課是上淨下空老和尚弘法六十年回顧，「傳承師志，多元弘化」，由悟道來講六十分鐘。弘法六十年的回顧，這個內容非常豐富，也非常精彩。我們淨老和尚弘法六十週年，昨天也跟大家提到，悟道聽經五十週年；也就是我們淨老和尚出來弘法十週年，我就接觸到我們淨老和尚的經教，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年，半個世紀了，這個時間也不算短。六十週年的弘法，前面十年我沒有接觸到，但是有聽我們淨老和尚常常講。他三十三歲出家，在家就到台中蓮社去學習經教，出家之後又回到台中住了十年。一出家就到十普寺，那時候臨濟寺白聖老法師辦了一個佛學院，三藏佛學院，請我們老和尚講課；當時還是年輕和尚，不是老和尚，是三十三歲。他一出家就教佛學院，教了十三個月，這十三個月的經，大部分都講小乘經典，阿含部的，小部經。小部經是他在家，在台中蓮社跟著李老師學的，一個月學一部，學了十三個月，一年多，當時學的興趣非常濃厚，也很有成就感。一個月學一部經，能夠上台講，這部經

算學會了才可以換另外一部，所以十三個月學了十三部小經。十三部，他到佛學院教了一年還用不完，如果一個月教一部，一年還用不完。他教了佛學院之後，覺得自己還是不足，還是要學一部大乘經典，這樣才有大乘佛法的基礎，所以又回到台中去學習。當時他對《華嚴》是最有興趣的，但是李老師當時在講《楞嚴》，沒有時間抽出來再講《華嚴經》，就說《楞嚴經》也是大乘經（大部經），所以就學《楞嚴》。又回去學了十年，十年之後再到台北來講經，那個時候他已經四十三歲了。我就是我們淨老和尚四十三歲那一年開始聽他老人家講經的，那一年我十九歲，他四十三歲，那一年開始聽他講經。

弘法六十週年，是從他出家就開始教佛學院講經，那個時候算起的，今年九十三歲，是這樣算的。我聽經的時候，我們老和尚已經弘法十週年了。他回來台北教佛學院，時間不是很長，好像是一年多的樣子，覺得還是要再回去。所以實在講，正式出來講經應該是四十三歲。在台中也有到外面講經，他再回到台中學習講經，老師沒有安排他在台中講，都是外縣市的道場或者居士家裡有人邀請，到外面去講。所以在當時，他一面學習、一面講經弘法。所以前面十年還是在台中學習，學會講經說法，正式出來弘法應該是四十三歲那一年，就是我聽經那一年，那一年就離開台中，沒有再回到台中蓮社，一直都在台北地區講經弘法。

我聽了兩年，遇到要當兵了，當兵還沒有入伍，到二十一歲。因為我身分證出生年月日是十二月一日，所以比較晚，二十一歲，好像快過年的時候才入伍。在那一年，好像夏天的時候，夏天七月份的時候，老和尚那一年是四十五歲，他應基隆十方大覺寺靈源老和尚的邀請，好像到那個寺院也是講《楞嚴經》。我記得跟我弟弟去聽了三天，第四天再去那個寺院，說法師今天沒來講經，也不知

道是什麼原因沒有來講經。後來又經過一個多月，得到同修給我們通知，說淨空法師在台北車站對面李月碧講堂又開始在講經了，我們又趕快跑過去那邊聽經。當初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，師父怎麼講經突然停止了？停了一個多月，也不知道什麼原因。

後來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就常常提起，他說以前去受了戒之後，戒兄弟，一個明演、一個法融，兩位戒兄弟跟他是同年的。三個人同時去給人家算命，這個算命先生也相當高明，算準他們三個人活不過四十五歲。當時我們淨老和尚他自己也明白，他也覺得自己大概壽命就是四十五歲。因為他的父親四十五歲過世的，還有他的伯父也是四十五歲過世的，所以他覺得這個是沒有錯，大概他的壽命也就四十五歲。那兩位戒兄也都出家了，一個是四十五歲那一年二月就走了，就往生一個了；第二個這個學密的，有一點功夫，他到五月份走的。他自己身體不舒服，還能坐公車到醫院去，就往生了，四十五歲。七月份我們老和尚病了，他知道醫生能醫病，不能醫命，命沒有了，神仙也醫不了，所以他也就不求醫。病了一個月，當時有兩個同學照顧他，每天煮一點稀飯給他吃。他知道壽命到了，不看醫生了，看醫生沒用，所以就沒看了，只有念佛求生淨土，過了一個多月病好了，又出來講經了。這個事情，當時我們去聽經，我這個記憶還很清楚，所以老和尚講到這一段歷史，我感受就很深刻，的確那個時候是病了一個多月，四十五歲那一年。

他兩個戒兄，他勸他們也學經教，改造命運。因為台中蓮社李老師，如果看到一些同學命比較薄的、比較沒有福報的，都勸他們發心來學講經說法，改造命運很快、很殊勝。但是人各有志，有的人他有這個意願，有的人他沒有，還是各人興趣上的問題。那兩位戒兄他們就沒有接受，這個學密的戒兄，他說你講經說法，講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；我來學密，學密有了神通，到時候我得到神通，

我一顯神通，大家都相信了，比你講半天人家不相信殊勝太多了。所以那個戒兄就去學密去了，跟屈文六居士學密。他修得很用功，這個戒兄，聽我們淨老和尚講，他們當時住在大溪那個關帝廟，他說這個戒兄也修得有點通了，但是他說不是神通，是鬼通。這個鬼通，就是大概下午五點多看到大溪三峽那個街道上就很多鬼出現了，但還不是很多，他說鬼道眾生活動尖峰時間是晚上十點到凌晨三點，這段時間是最多的，到三更半夜可能是達到最高峰，鬼潮最高峰。他得到一點通，可以看到鬼；還有一點他心通，也不是很高的，知道那條狗走到哪裡要左轉、要右轉。學了那個，還是過不了四十五歲，有一點通，但是神通敵不過業力。佛在經上講得很清楚，神通敵不過業力，所以他兩個戒兄都沒有改造命運。

他接受李老師勸他學經教，因為李老師會看相。實在講，看相算命也不一定說去學，如果我們人看多了，大概大家都會看了。這個人他長的樣子，他那個面相是福報相還是薄福相、是長壽相還是短命相，也看得出來，因為你看多了就知道，就有經驗了。大家可以看我們老和尚年輕的照片，的確，我們不會看相算命，一看，一個直覺感，真的是薄福短命。薄福短命這是果報，因就是沒有修福，刻薄，沒修福，所以得到沒有福報、短命的果報，而且又殺生，是短命、多病的第一個因素。他年輕跟他父親，他父親當軍人管軍械，拿槍、拿子彈很方便，跟他父親學打獵，槍法很準，打了三年的獵，殺生也不少。所以他也在講《地藏經》的時候講過，說他父親快死的時候，看到水就往水裡衝，看到山往山裡跑，那個形狀就像去追殺動物，那個動物就驚慌的逃跑，也不管前方是什麼，有水就往水裡跑，有山就往山裡跑，驚慌逃逸。那個花報現前，果報都在地獄報。

他學佛之後，知道殺生業造得太重，得到多病短命、遇到意外

災難這樣的果報，所以就發心吃長素。戒殺、吃素、放生、講經弘法，所以他壽命延長，而且他延壽是延得非常殊勝的。一般延壽，延一紀（十二年）就不容易了，像了凡先生，算命先生給他算是五十三歲壽終正寢；我們淨老和尚被算命先生算，比了凡先生還短，了凡先生還有五十三歲，他只有四十五歲。了凡先生遇到雲谷禪師教他改造命運的理論方法，他聽明白了，依教奉行，改過修善，壽命延長了二十一年，活到七十四歲，延長二十一年，二十一年算很殊勝了。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這個書，是他六十九歲那年寫的，延了五年，再過五年他才往生的，活到七十四，延壽二十一年。我們淨老和尚今年九十三，到今年已經延壽四十八年，非常殊勝。他能延壽這麼長，也是佛力加持、祖宗庇佑，因為現在弘法的人少，特別弘揚淨土的法師很少。還有中國傳統文化根本沒有人提，只有他老人家在提，提出這個真的是救世界的；不但救中國，救世界的，挽救世界人類避免災難，因此必得佛力加持。所以他壽命不斷的在延長，因為需要他老人家來推動；他老人家來推動，現在在國際上才有這個影響力。所以弘法利生，改造命運也是非常殊勝的。

但是要走講經弘法這個路線，也是有它基本條件的，要有耐心，多少自己也要有一些修持，這樣講經弘法他才能夠不斷提升，才不至於退轉，另外還要有護法來護持，所以各種條件也都要具足。講經弘法能夠得到這樣殊勝的果報，第一個就是不能沾染名聞利養，因為講經弘法也很容易沾染名聞利養，一沾染那也就不行了，就退轉了、不行了。所以這條路實在講，也不是很容易，但是不容易，他老人家還是勸大家一定要發心，要勉為其難發心來學習，不然佛法就沒有了。我們現在學習講經弘法，就是一面學、一面修，同步的，不可能等到明心見性再來講，恐怕到時候佛法也都沒有了。所以我們現在學講經，我們自己也沒有修持，明心見性更談不上，

我們的心態就是學習的心態，也不敢說我在講經說法。講經說法，基本條件要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那才有資格說他講經說法；如果你還沒有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沒有資格說我在講經說法，只能說我們在學習講經。

學習講經，自己沒開悟能講嗎？萬一講錯了怎麼辦？錯下一個字，墮五百世野狐身，這不是開玩笑的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也在講席當中常講，到台中蓮社跟李老師求學，李老師教學的原則就是你不要用你的意思來講，你講註解；如果你自己真有悟處，才能夠去直接講那個經文。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採取複講的方式。早期我學講經也是用複講的，我出家那一年，我就複講《了凡四訓》，我們老和尚講的《了凡四訓》。那個時候複講抄錄音帶，一個字一個字抄。現在印出來那個「改造命運，心想事成」，就是老和尚早期講的《了凡四訓》，那一部原稿就是我抄的，一句一句抄的。以前抄沒那麼快，抄了幾句，錄音帶已經超過了，又趕快倒帶，倒帶然後再聽，這樣一字一字抄下來。抄下來之後，我就拿那個上講台照念。當時學了之後，我一個人出家，也沒有同參道友，自己就拿這個去念，照那個讀，師父說唉呀，我也跟著唉呀！後來有人說，法師你怎麼？那個也不是你的口氣，講出來怪怪的，我才知道不能模仿師父的口氣。後來師父也給我們開示，說不要學他的口氣，用自己的口氣講。複講不是叫你那個「呢」、那個「什麼」，你都要去講，不是這樣的，就是用你的口語、用你的口氣來講。後來我就明白了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他這個意思，不要加自己的意思，不要發揮自己的意思，然後用我自己的這種口氣來講。後來我是當翻譯，《無量壽經》閩南語的翻譯，我就知道這個原則了，用口語這樣來翻，意思你不要亂加，自己不要去發揮，不要加自己的意思、自己的看法，老老實實的照這樣來講。所以那些年，我也都是這樣複講，這個

方式。

現在有一些人他講經是自己寫講稿，自己寫講稿當然也是一個方式，但自己寫講稿，第一個要時間，你時間要很充足，不然你一天寫不了幾張。如果沒有靈感寫不下去，就停在那個地方，不曉得該怎麼寫。我們淨老和尚早年在台中學講經，有一些李老師沒有講過的經，自己去找資料寫講稿，有時候碰到瓶頸，寫不下去怎麼辦？有一次好像他講《普賢行願品》，寫不下去了，卡在那裡，後來他就放下，去拜普賢菩薩，拜三百拜，求感應。拜了三百拜之後再來寫，他筆都來不及寫了，得到普賢菩薩的加持了。這也是一個方法。我出家一年多就到華藏圖書館，我三十七歲就做當家了，管人、管事、管錢，實在講，哪有時間寫講稿！看講稿都沒時間。我看講稿都是上台的時候，那一個半小時是我看稿的時間。如果我沒有採取這個方式，根本不可能有時間來講。當時翻譯《無量壽經》，頂多有一點時間，大概翻一翻，就這樣上去了。最早在三重佛學會汐止佛教蓮社翻譯《無量壽經》，老菩薩聽不懂國語，所以來請我們淨老和尚、韓館長派一個法師去講閩南語的《無量壽經》；後來又應新加坡居士林李木源居士的邀請，去給新加坡的老菩薩講閩南語的《無量壽經》。所以我學講經也是用這種方式，複講的方式。複講，你不同的地方，一份資料我們就可以重複去講，因為對象、聽眾不一樣。重複講，每個地方的聽眾他是聽一遍，但是我們講的人，自己就念了三遍，印象就比較深刻，用複講這個方式。

所以學習講經弘法，在現前也是非常需要，但是原則還是要老實遵守，不要有自己的意見。這一點我能遵守，因為沒時間讓我不老實，我沒有時間去看那麼多，看那個雜七雜八的，哪有時間？正規的這些經教、註解都沒時間看，哪有時間看那些其他的？那些不是真正佛陀教育的著作根本沒興趣看，也沒時間看。所以我也是遵

守這樣的一個原則，採取我的時間、我的因緣，也只能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學講經。

一般學講經，他不擔任行政事務，當然是最好，但是這個要很大福報。以前我們淨老和尚在台中跟老師學講經，那也不是沒事。講經說法是修慧，為大眾服務是修福。當時他在台中慈光圖書館，李老師要講經，排桌椅、排經本、打掃，都他負責。所以他住在那邊十年，不是天天在看講稿、看註解，什麼工作都沒有，他說他工作量滿大的，他一個人負責慈光圖書館。所以現在有些人學講經不知道，以為什麼事都不要做，別人給他照顧好好的，他的工作就是看講稿。有這個福報是可以，如果過去有修這麼大的福報當然可以，過去如果沒有修這麼大的福報不行，很多事情還是要自己去做。而且講經教學也是要跟我們生活打成一片，你沒有這樣的環境去修學，你講出來的不切實際；我們現在話講，講出來的東西不接地氣，講的好像跟我們現實生活都不相關的，不接地氣。

老和尚講出來，句句都打到我們心坎裡面，接地氣。為什麼他能接地氣？在生活當中真的是歷練，歷事練心。以前我們在圖書館，韓館長的脾氣，以前有碰過的就略知一二，那個時候大家都會去修忍辱。為什麼修忍辱？因為老和尚他第一個修。我們實在氣得要死，看到師父都不發脾氣，我們也不好意思發脾氣，是這樣的，不是我們修養那麼好，是師父修給我們看。館長脾氣一來，師父都得聽她的，我們也只好聽她的。但是我們有很多師兄弟受不了，都離開了，受不了。師父講經有時候在講台上，她在下面指著鼻子罵，哪一個法師能受得了？受不了的。這個忍辱不好修，講是很容易，真正遇到是很不好修。因此我才體會到這個六度，第一度是布施，第二度是持戒，第三度是忍辱，忍辱為什麼排在第三度？後來我終於明白了，忍辱比布施、持戒難修，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，這個比



布施、持戒難修。很能夠布施的人，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，戒律持得很好，但是遇到這種逆境未必能忍，受不了。所以後來我們有很多師兄弟看不下去就走了，但是我看師父真在修。他在講經講這個修忍辱，那不是講的，真的做出來給我們看，館長脾氣一來，那才知道怎麼叫修忍辱。這個都是我親眼看到的，如是我聞，不是聽人家講的。你說哪一個法師他能受得了？有時候館長看到書櫃擺在這裡不行，推，往那邊推，師父第一個推，我們徒弟還站在那裡看嗎？當然也跟著推；推過去那邊不太對，再推回來，然後再推回來，是這樣修的。我是看師父都在修，我們多少要修一點。有的師兄弟他就絕對不能接受，就離開了，我們多少修一點。在這個安忍當中，心也會比較安靜，才知道什麼叫修忍辱，那不是在講台上講一講，講一講跟遇到境界現前完全不一樣的，那真槍實彈，不一樣的。還沒有遇到人家罵你，當然講得很輕鬆，我都能忍；人家講一些不好聽的話，受不了了，考試不及格了。所以忍辱不好修！

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才能提升到精進。所以我回顧我們老和尚他學佛弘法的過程，介紹入佛門的是方東美教授，因為他要跟他學哲學，方老師跟他介紹佛法，佛學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學，這才打動他的心，讓他來接觸佛法。開始接觸佛法沒多久，就有一個蒙古的親王介紹他認識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教他什麼？教他布施。他請教章嘉大師，佛法這麼好，有什麼方法可以很快入進去？章嘉大師給他講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當然他跟他講這些話，我們老和尚講過，不是很快回答他。問了這個問題，停了大概三十分鐘，兩個人對坐，心達到很平靜的時候才跟他講。有沒有這個方法？他說有。有，又停了五分鐘，再跟他講六個字：看得破、放得下；他講得很慢，看得破、放得下。再請問從哪裡下手，章嘉大師給他回答從布施下手。他說我沒有錢，僅能餬口，哪有錢布施？他說一塊、

一毛有沒有？他說這個倒有，多的沒有。你就有一塊布施一塊、有一毛布施一毛，從這裡下手。章嘉大師給他講，我今天給你講這六個字，你修六年，一個字修一年，修布施。剛開始修的時候像割肉一樣，這個我們可以理解，人窮，沒有錢，好不容易有一點錢，真的很難捨，這個就是難捨能捨。但是剛開始咬緊牙根像割肉，勉強布施，布施慢慢的就習慣了，《了凡四訓》講「始則勉強，終則泰然」，到後面他就很自然了，開始很勉強。這個布施，他學了半年就慢慢有感應了；學了三年，想要什麼東西，很快就會有人供養他，就有了；布施了六年，有些事情能預先知道，心清淨了。捨慳貪，布施度慳貪。他跟章嘉大師學布施，就學看得破、放得下，修六年，他修了三年就有很明顯的效果、很明顯的感應。

後來到李老師那邊學經教，李老師跟他約法三章：不准聽其他法師大德講；經書、什麼書，沒有經過他同意不准看；從前學的全部放下，重新開始。老師跟他約定，這個約法三章，時間是五年。他遵守這三條約定，心裡很清淨，得到好處了，後來再加五年是他自己加的，老師沒有要求他再加，後面再遵守五年是他自己加的，所以一共遵守十年。這十年學經教，守住規矩是持戒。章嘉大師那邊學布施，到李老師那邊學持戒。學了十年經教，到台北來弘法，遇到韓館長護法，學忍辱，真的是學忍辱，那個忍辱也不是我們一般人能學的。他有前面布施、持戒的基礎他才能忍，不然也沒辦法，有布施、持戒這個基礎他才能忍。這一段之後就是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到後面這個階段。

所以我回顧老和尚自行化他這個歷程，以六度來看他這六十年，六十年的弘法就是六度，一度修十年，後面是到般若了，般若智慧，就圓滿了。所以這個六十年也是修六度，前十年布施，再來就是持戒，再來是修忍辱，再來精進，提倡一門深入、長時薰修，心

得定了，後面開智慧了。這是對我們老和尚弘法六十週年的一個回顧，「傳承師志，多元弘化」。晚年真的就是般若智慧，沒有般若智慧，沒有辦法辦多元文化的教育；唯有智慧開了，他就沒障礙。

《華嚴經》講的事無礙、理無礙、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，沒有達到這個境界，沒有辦法去弘揚多元文化。智慧開了，他就沒障礙了，跟任何宗教、跟任何族群，都能夠以佛法跟他們交流，大家都很歡喜。所以這個六十年，這是我對我們老和尚的看法，這六十年也就是六度的圓滿，也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。

好，這節課時間也到了，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。下面休息一下，再進行我們下一節課。阿彌陀佛！